

记得有位诗人这样写自己的母亲——自从母亲别我远去,我就不再看她一眼,生怕天上那滴最大的泪掉下来,湿了人间。

转眼间,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九个年头了。清明前后,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她那白发苍苍,皱纹满面,笑容可掬,佝偻着身躯的影子,就会浮现在眼前,抚摸着我的脸颊,一下就把我带回儿时的岁月。

2000年秋末冬初的一天,母亲猝然离世,走得那样匆匆,就像飘落在大地上的一片树叶,悄然无声。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,家兄突然打来电话:“妈病得很厉害,赶快回来!”我立即往老家奔……当赶到家,却看到了带“孝”章的人,我的心碎了,一切都明白了,“妈,我来晚了——”哭着,扑到母亲的灵前……

家人讲,母亲得的是急症,中午还好好的,下午就突然不行了,六个孩子都没见得她一面。每每想起,愧疚之情,难以言表。

老母不易。她四岁丧母,十几岁丧父,跟着婶娘长大,寄人篱下的生活,使她过早地懂得了世态炎凉,也造就了她不屈不挠、逆来顺受的品性。自从来到我们一贫如洗的李家,更是受尽了苦难。

年轻时,父亲出门在外,母亲与后婆婆相处。在那三纲五常盛行的年月里,可谓尝尽了人间的艰辛。有一年中秋节,为一家老小忙碌了一天的母亲,晚上刚要坐下吃口饭,桌上却什么都没有了,几个空碗张着大口冷笑着,满是凄凉。母亲委屈地发出了抽泣,被婆婆看见了,叫骂着,抡起手掌,劈头盖脸地打向母亲。母亲本能地护着头,任凭婆婆撒完泼,才算了事。母亲饿着肚子跑回自己的屋里,搂着孩子哭了一夜。

因挨打受骂的事经常发生,母亲落下了严重的忧郁症,隔三差五地就犯。犯病时,母亲总是不吃不喝,脸色苍白,昏睡不止。每当此时,幼小的兄弟姐妹哭作一团,不断地呼喊着“妈,妈,妈”,心如刀绞,真想替母亲受那份罪。

后来,父亲把我们全家带到了青岛。平静的日子,母亲开始有了笑颜。可好景不长,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“七级工、八级工,不如回家种棵葱”的特殊年月,父亲又自作主张,携家带口回了老家。这时我家已是八口人的大家庭。回到老家后,父亲才发现,骨感的现实一下打碎了他的梦,身单力薄的他与母亲整天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着奔波着,即使没白没黑地忙碌,也填不饱全家人的

阴历年初五是姥姥98岁生日,没想到生日刚过不到一周,姥姥就因心衰住进了山东荣军医院。打点滴用的药一分钟不能超过二十滴,极慢的速度,这样一来,姥姥就不方便下床去洗手间,医生要求姥姥穿上纸尿裤。

一向要强的姥姥,说什么也不用纸尿裤,她说她不愿意别人伺候。即使是妈妈——她的女儿帮她换,她也不愿意。但毕竟身体不由人,姥姥最终还是屈服了。她说只允许妈妈帮她换,别人不行。

我认为自己很懂得尊重别人,也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和尊严。但对于姥姥这样近于极端的性子,也是感觉好笑又无奈。更何况,我认为姥姥有点“欺负”妈妈。比如打着点滴,手不利索,需要喂饭,但她只让妈妈喂,宁肯不吃,也不麻烦别人。

毕竟妈妈也是70多岁的人了,这样日夜守护着,十分疲倦,有几次坐着都睡着了。我们都担心妈妈累病了。可是姥姥却不这么想,需要换纸尿裤的时候,她只喊妈妈帮她。如果妈妈不在,她说到做到,决不会允许别人换。

一次,我趁妈妈不在,说笑着,转移着她的注意力,强行要帮她换纸尿裤。但刚掀开被子,还没动她的裤子呢,她的眼睛里就突然冒出怒意来,接着眼泪在眼里打转,嘴唇哆嗦着说:你,不能动!我嬉皮笑脸着,还想强行帮她换,认为有了这一次,今后也许她就不再忌讳了,也能帮妈妈减轻点负担。

但突然,姥姥青筋暴露的胳膊伸过来,右臂上还带着打点滴的针管,她用两只手攥住我的两个小臂,让我感觉夹子夹住一样的疼痛。我与她的眼睛对视着,有好几秒钟,我能感觉到她的委屈与绝望。由于担心她打着点滴的胳膊用力会导致针头那里出血,我只好苦笑着松开手,又哄了她几句,但心里还是很理解。

姥姥是鲁西南县城的人,她的母亲读过私塾,认识字,就把姥姥的心气提高了。因为家境有变,姥姥嫁到了农村去,也把母亲带给她的优越感藏在了心底。姥姥吃苦耐劳,持家有方,凡事都整洁有序,异常爱干净。对读

肚子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不论春夏秋冬,当我们还在熟睡之际,母亲就要起床摊煎饼了。待把铁鏊烧热,先把头一天磨成的面糊摊在上面,再用木推板刮平,干透,叠好。连续干上三四个小时,才勉强维持一家人一天的饭食,天天重复,年年如此。因长期在烟熏火燎中重复着身体前倾的动作,母亲的腰早早地就累弯了,还落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。在那困苦的年月里,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含泪对我们兄弟姐妹讲:“甭管多苦多难,我也要咬牙把你们带大!”

母亲一生不识字,但她始终认准了一个理,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读书。除两个大姐因家里实在无力支持读书而辍学外,下面的孩子都想方设法读完了高中。恢复高考后,有三个孩子相继考学走出了小山村,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。每当谈起孩子,晚年的母亲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自豪的神态,总认为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。

为人处世,母亲始终信奉吃亏即福、善走天下的道理,这些像土地一样朴素的语言,在母亲的教诲下,已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,成为我们做人做事的思维定式。记得我们家院内长有两棵粗壮的苹果树,每年收果时,母亲总是让我们兄弟姐妹把又大又甜的苹果挨家挨户地送半条街,而自家留下的却是又小又瘪的果子,当时我们不能理解,等长大后自己做了父母,才明白了母亲的用意。

由于操劳过度,母亲过早地衰老了。她六十多岁的时候,心衰、糖尿病、过敏症等多种慢性病缠身。在老父的照料下,总算还能维持着正常的生活。1999年的秋天,74岁的母亲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,走路要靠人搀扶着才行。我与老父亲商量,趁着母亲还能走动,一定要让她再来一次济南,看看省城的变化。

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,我与妻子、二姐一同搀着老母,游览了泉城广场和顺河高架路,并给她照了几张照片。没想到这竟成了她老人家最后的留影。

母亲一生平淡如草,但在儿女的心目中却至高无上。她的一言一行已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,就连她的突然离世,也实现了一种完美——不给别人添麻烦!母亲在世时经常说:“人活难,死更难,八辈子才修个好死呐。”而利利落落地转身而去,或许就是她一生行善积德的结果吧。

书人,她更有着天然的景仰之情。在上世纪五六十代,姥爷饿死了。在那样的饥荒岁月里,姥姥一个人支撑着家,极罕见地坚持让妈妈和舅舅一直读书。妈妈在师范学院毕业,当了老师,成为她的骄傲。舅舅也读到了高中,但没有考上大学,姥姥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

姥姥显然没有想过自己会躺在病床上,需要穿着纸尿裤,需要别人来帮忙换。姥姥生病前,还是一直自己洗衣服的,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洗得干干净净,叠得整整齐齐。妈妈很理解姥姥,从来不和她抢,就让她自己洗。只不过等她睡下之后,才偷偷把她洗过的衣服从晾衣架上取下来,再洗一遍。

自那次换纸尿裤未遂之后,我和姥姥在一起时,她也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和我聊天,但她的眼睛却不再看着我,总是看向别处。妈妈后来知道了,批评我说:你有知识也应当有见识,怎么能不理解你姥姥的倔强呢?你不知道要尊重你姥姥的意思吗?我很是不服气,反驳妈妈说:都是至亲之人,又不守着别人,换一下纸尿裤又有何不可呢?妈妈只好叹息一声,说:你姥姥整洁一辈子,要强了一辈子,她是不想让自己显得无用,不想让你们看到她衰老无助啊。

我似乎听懂了妈妈的话。姥姥可能很快会离开,但她在生命的最后,为什么仍然不愿意被迫穿上“纸尿裤”?为什么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她的无助呢?这应该就是要强的姥姥对自己尊严的呵护,而又有谁能够像妈妈一样理解姥姥的这种精神需求呢?毕竟,我们的社会,对临终关怀的理解,对人作为人的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救济,在操作层面上,还肤浅得很。

是啊,无论一个人多么尊贵,多么珍视生命的尊严,真到了这种时候,才可能会体会到“无用”带来的悲戚。我很钦佩懂得姥姥此刻心情的妈妈。我对妈妈说:如果将来我建一个临终关怀医院,我就请您来做这个医院的院长。妈妈笑着说:那你可得抓紧,别到了你的梦想实现的时候,我也不得不穿上纸尿裤了啊。

[大众讲坛预告] 城市化进程中 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

在城市化进程中,大遗址(地下文物)保护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,保护、利用好大遗址,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本期大众讲坛邀请到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守功,他将为读者系统讲述大遗址、考古遗址公园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与城市和谐共生。

讲座时间:4月28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:省图书馆(二环东路)一楼报告厅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含英咀华】 素笔蕙心写青花 □刘卫娟

小时候,跟父亲去姑妈家,在一张雕花的方桌上,有个瓷瓶,底子素白,青色的线条勾勒出一漂亮女子,头戴仙帕,一手托神水,一手拿一条弯曲的柳枝,素衣飘扬,像仙女下凡。我目不转睛地趴到桌前,盯着这清丽的画面,仿佛看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,连姑妈给的压岁钱都没瞅。

回家的路上,我问父亲,咱家怎么没有这种瓶子?父亲回答,那叫青花瓷,百家里也寻不出一个来。看我失落的样子,父亲哄我说,你好好学本事,爸攒钱,给你买个当嫁妆。

自此,那青花图案,渐渐烙在我的脑海里,这几乎影响到我的审美与穿戴。我们姐妹的房间里,窗帘,墙花,都是清淡色调的。素雅与简单,渐渐成了我的符号。

中学时,星期天去逛大集,偶见一个瓷鼻烟壶,刹那,如惊鸿一瞥,那娇小玲珑的器物上,竟刻录着我记忆里的纯青。青葱的我,宛如滋生出初恋的情愫,心怦怦跳起来。衣兜里,揣着我一周的饭费。在肚子和诱惑之间,我选择了心动。那一周,我啃着玉米饼就咸菜,难以下咽时,我将鼻烟壶摸出来,看到那细细的瓶口、圆鼓鼓的肚子、青青的山、幽幽的树。几间茅舍,高飞的大雁,我仿佛成了瓶中人,在听山林的低语、流水的欢歌。饥饿,竟有了修行的境界。

由此,我陷入那片巧夺天工的天青色里,欲罢不能。终有一天,梦想的种子,发出了芽儿。我拿起了画笔,开始勾勒我的梦想和未来。只是,一直等我出嫁,父亲说的青花瓷瓶,仍是空花泡影。

一个冬日,我心怀忐忑,宛如赴约见一经年心仪之人,走进了一家窑厂。

像《基督山伯爵》里的艾德蒙·唐泰斯走进了藏宝的山洞,形状各异的瓷坯,鱼锤瓶、柳叶瓶、盘口瓶、橄榄瓶林林总总,挺拔俊秀,人在其中,仿佛被磁场牵掣,诱我伸手去触摸。又似邂逅意中人,怯然一触,那爽滑之感,是玉骨与凝脂的谐振。还有一些烧制成型的器物,精巧、素洁、淡雅。仿佛每一个瓷瓶上,都蕴藏着山川河流、满天春色和古老故事。恰似“白玉金边素瓷胎,雕龙画凤巧安排。玲珑剔透万般好,静中见动青山来”的意境。冷窑之地,却洋溢着醉人的芳醇。

青花,宛如一只蝴蝶,只有落在瓷上,才会灵动与永恒。面对光洁的素胎,像倾心半生,在相遇的刹那,手里的笔有点颤抖。忽感青花不是浓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,人间多彩,她只爱单色,如天生丽质的村姑,素面朝天更显其卓尔不群。她是京剧里的青衣,娇美而不轻佻,素雅不失华贵。又如布衣出身的贵族,既受人尊崇,其草根情怀依然。她的仪态是属于普天下的。

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。”一支素笔,让心趋静。最简洁的线条,会勾勒出最深邃的美。我想到了兰花。越剧《兰花吟》里唱道:“不屑趋炎入闹市,自甘寂寞在山林。不与牡丹夺华贵,不与桃李共争春。”兰花画简意浓,青花洁雅明快,二者何尝不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,在为您奏一曲《凤求凰》。笔尖在泥坯行走,突然有种在自然中漫步的畅意,像能嗅到山野与季风的味道。习画数年,腕下油然有了“写”感。“写”不仅是一种绘画技法,更是对美的阐释与领悟。那支素笔,似有了感情,集蕙心于锋端,手像被牵引着走了。那泥胎上的叶条、脉络,在我的眼里,像一幅黑与彩之间转换的照片,瞬间,就成了那梦牵魂绕的纯青色!

当笔下那几朵花开的时候,我在想,再经高温烧造,这尊青花瓶的墨香瓷韵,能否替代父亲许诺的那件嫁妆。